

一畦春韭绿

■张晓杰

去年入秋时,母亲将小园东南角的地重新翻了一遍,四周垒上土埂,在里面撒薄薄一层羊粪土,灌满了水。待水干后,母亲用镢搂出几条垄沟,撒上了韭菜种子。

收玉米时,母亲种的韭菜已经有10厘米高了,只是苗出得太密,显得有些瘦弱。母亲站在一畦韭菜前,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把苗拔掉一些,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在母亲眼里,地是她的根,苗是她的希望。哪棵韭菜得留下,哪棵必须拔掉,哪棵需要再斟酌一下,她心里都有打算。间苗这种活儿她不放心交给任何人。直到我们把5分地的玉米都收回了家,母亲还蹲在韭菜地旁,小心翼翼地间苗。

玉米晒干收回屋里时,韭菜已经长到20厘米左右了,明显比之前粗壮了一些,但还不是健康的翠绿,有一点点发黄。看着潮湿的地面,母亲判断应该是缺肥了。于是,母亲去老叔家挖回半袋羊粪土,撒在了韭菜地里。

当空气里开始泛起寒意时,母亲

说得去小园给韭搭扣个暖棚了。回到老院子,我远远就看见小园里的韭菜翠绿翠绿的,长势喜人,走近细看,最高的足有30厘米了。可惜的是因为这段时间疏于管理,很多韭菜已经倒在地上,虽然颜色还很鲜亮,但明显已经不能吃了。

看出了我的懊恼,母亲笑着说:“傻丫头,这个季节的韭菜因为要御寒,长得老,吃起来口感发柴,都是割了扔掉的,没啥可惜的。”

母亲没有直接割韭菜,而是领着我到了爷爷旁边的山上,指挥我割了一大把小手指粗细的荆条。

回到家以后,母亲找来一把旧菜刀,手脚麻利地将韭菜割了下来,堆在一旁。母亲拉过水管,将只剩下韭菜根的地灌满了水。等水全部渗到地里后,又浇了一遍。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母亲让我站到韭菜地的另一边,然后拿过刚割回来的荆条,窝出弧度,一端握在她手里,另一端交给我。

我看着母亲把她手里那头的荆条插到了土埂里,便也按照她的方式将

自己手里的这头插进了土埂里。我们把这些荆条都按照这样的方式插到地里之后,母亲找出一块塑料布,罩在了上面,四周用土将塑料布压实。为了保护塑料布,也为了保温,母亲特意找来一些干草,在塑料布上铺了厚厚一层。

冬去春来,当轻柔的阳光穿过云层拂过大地时,空气中渐渐有了暖意。母亲第一时间回到老院子,把盖在韭菜冷棚上的干草抱走了。看着塑料布上密密麻麻的小水珠,母亲笑着说:“闺女,等着吧。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能吃上咱自家的新鲜韭菜了。”

昨天,母亲把韭菜地东边的塑料布打开了,说让韭菜透透气。看着已经长得鲜嫩翠绿的韭菜,我眼前一亮,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韭菜做的各种美食。

下午的阳光明媚灿烂,我安坐于春日小园的一角,看着这一畦春韭绿,我知道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当春日的清风拂过岁月的枝丫,卷起满山春花香时,母亲就能将这韭菜端上餐桌了。

人生感悟

烟火人间

瓜子

■王辉



记得那天,他在菜市场挑选了一个大南瓜,打算做一道美味的菜肴。回家后,他切开南瓜,挖出里面的瓜瓤,正要往垃圾桶里扔,妻子眼神一亮,说:“瞧这些瓜子,粒粒饱满,扔了怪可惜的,把它们留下来吧。”他笑道:“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扔了就扔了吧。”妻子却摇了摇头说:“这可不关钱的事。”

妻子非常用心地清洗每颗瓜子,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为了确保瓜子炒得好,她还特地查阅了做法。在炒瓜子的过程中,她非常谨慎,不断调整火力,避免任何一粒瓜子炒糊。

瓜子炒熟了。她拿起一些自己尝了尝,将剩余的瓜子装进一个玻璃瓶里。妻子非常满意自己的手艺,笑着对他说:“想吃,自己拿。”他不屑一顾地说:“你爱吃就自己吃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早已忘记了瓜子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他独自在家,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家里也没有东西吃。正当他感到有些无助时,他的目光落在了那瓶被遗忘的瓜子上。

他拿起一颗瓜子,轻轻一嗑。随着瓜子的裂开,那香气立刻弥漫开来。他顿时很兴奋,坐下来一颗接一颗地品尝着,吃得津津有味。

正吃着,妻子领着儿子回家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你炒的瓜子这么好吃。”妻子得意地笑道:“这叫物尽其用,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用途。”

他听了频频点头说:“所言极是。”

这时,儿子从外面小心翼翼地捧来一个花盆,花盆里生长着一株生机勃勃、碧绿的嫩芽。儿子兴致勃勃地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他和妻子看了半天,摇摇头。儿子得意地揭晓答案:“这是南瓜秧。”夫妻俩面面相觑,好奇地追问:“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儿子绘声绘色地说:“那天爸爸在切南瓜的时候,我悄悄抢下了一些种子,然后就种在了这个花盆里。”

他和妻子听后,一时间愣住了,接着饶有兴致地问:“你这是跟谁学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儿子满脸自豪地回答:“这是劳动课上老师教的。老师说我们要从小热爱生命,学会亲手栽种和照顾植物。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我种的其他植物。”

儿子兴致勃勃地领着爸爸妈妈走到屋外。只见一堵墙下,整齐地摆放着一排花盆,里面绿意盎然,各种幼苗茁壮成长。他和妻子目睹这一幕,震惊之余也明白了这段时间儿子为何总是做完作业就迫不及待地往墙根下跑。

他想象着这些幼苗他日开花结果时的样子,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妻子说孩子在这件事上真的比父母做得更好,更加善于发现美好和纯真的东西。

花开诗旅

油菜花节

■祝相宽

春天,大河滩里
长出了一地金子
四月,我的老家
又多了一个节日

清亮亮的河水
从远方赶过来
游春的脚步
从城市赶过来

老家的春天被挤大了
小村的名字被挤远了
二十里屯,被打卡的人们
带出了百里千里

清香四溢的油菜花
谁走来,谁就是快乐的小蜜蜂
金黄金黄的菜花地
谁走近,都能捡到满怀的金子

有这片金黄做背景
你就大胆地打扮吧
当一回戏里的花旦
做一次下凡的仙女

拍照吧,多拍几张
把这个春天藏在心里
带回去,用这一片金黄
照亮未来的好日子

萝卜

■冯毅

“萝卜奶奶是用萝卜换来的。”小的时候,我常听村里人这样说。待稍微懂点事方知,萝卜奶奶十七八岁的时候,当地连年灾荒,庄稼收成全无。人们或闯关东,或外出乞讨,或变卖家当,只为保住一家老小之性命。萝卜奶奶的多放出话来:哪怕是吃糠咽菜,谁家能保住我闺女的性命就把闺女嫁给谁家!

村民张大饼闻知后,当天就挑了50斤大萝卜去见萝卜奶奶的爹。张大饼去年在村东沙岭子上种了几亩萝卜。虽遇大涝,但依然收了几千斤。把萝卜放到地窖里,一家人天天萝卜加榆树皮面煮糊糊,顿顿混个水饱。就这样,张大饼用50斤萝卜把萝卜奶奶娶进家门。

或许是受这个故事的影响,我对萝卜情有独钟。进菜市场首先要看的



大千世界

就是萝卜。常吃,常品,常思,竟然从这最普通的萝卜身上悟到许多奇妙和非凡。

萝卜是个大家族,有白萝卜、胡萝卜、绿萝卜、旱萝卜、水萝卜……大如成人手臂,小似诱人的樱桃,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口感。有了它们,人们的餐桌才更加丰盛。

萝卜吃法多样,可直接入口,可腌成咸菜,可炒可炖,可凉拌,可做汤,可做馅……让人们的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如把萝卜切成片或者丝放至来年春天再食用,其味道更是妙不可言。

在民间,许多人都对这句顺口溜耳熟能详,“吃萝卜喝热茶,不烦大夫把药拿”。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诗人这样称赞它,“嫩白碧绿叶清莹,乘暑凌霜任雨风。理气宽中消腹胀,甜如蜜水脆如菱”。据记载,乾隆皇帝就写过不少有关萝卜的诗赋。其中一首是这样写萝卜的,“芦藏出金城,蔬中品淡清。充肠堪以熟,沁齿亦宜生。客舍夸净练,僧庵种脆琼。富贫原不择,利物得公平”。看来普普通通的萝卜,竟然曾是个“腕儿”啊!

笔者曾在街头见过这样有趣的一幕,牛肉丸的大包子两块五一个随到随买,三块钱一个的萝卜馅菜团子,需排队才能买到。萝卜真的是自有魅力,受人喜爱!

行文至此,忽觉食欲萌动。走,上街买萝卜,今天中午就吃它了!

【野菜鲜】

小时候放学回家,我经常从田埂上采一把荠菜带回家,央求母亲包馄饨吃。母亲把荠菜的嫩叶切碎了放在肉馅里,拿一个馄饨皮,用手轻轻一裹,馄饨就做好了。水开下锅,待馄饨全部浮起后便可捞出。母亲将馄饨舀入碗中,葱花、虾皮、紫菜混着豆大的油珠,热气腾腾地点缀在馄饨间,诱人极了。

——向超群

【四月】

我把四月揽进怀里,让它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我会记住那些美丽的花朵,那些嫩绿的树叶,那些欢快的鸟鸣和温暖的阳光。我会把这些美景珍藏在心底,让它们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和勇气。

——魏益君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虫鸣】

故乡的虫子,是乡村的唱诗班,吟唱的都是生活的赞歌。它们生活在隐秘的角落里,欢唱的是最阳光、最欢快的歌谣,抒发的是乡村里最美好、最朴素的情怀。

——周桂芳